



HAROLD ROBBINS 著 · 余國芳 譯

萬人迷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八九三種
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二八

萬人迷
SPELLBINDER

原 著：HAROLD ROBBINS
譯 者：余國芳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出版發行：皇 冠 出 版 社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郵撥0010426-9
電 話：7168888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鈺
趙簡心·雲 菁·陳受華·余國芳
林靜華·林少岩·鍾衍倫·施寄青
湯新華·麥倩宜·姜恩娜·謝瑛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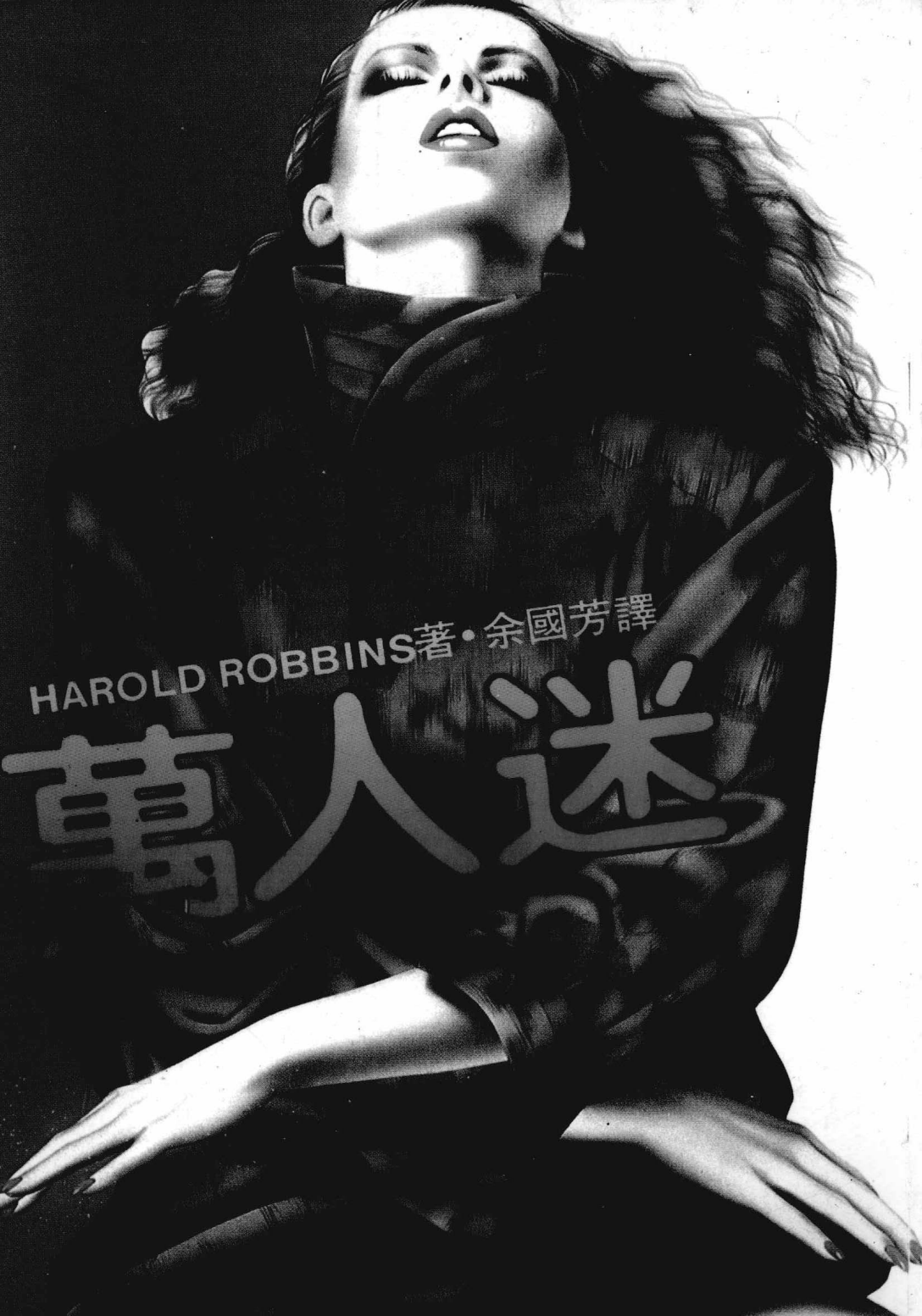
主 編：麥倩宜
策 劃：施寄青·余國芳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美術編輯：李復君
校 對：曾美珠·劉秋城·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電 話：3061972

著作權：台內著字第21097號
執照字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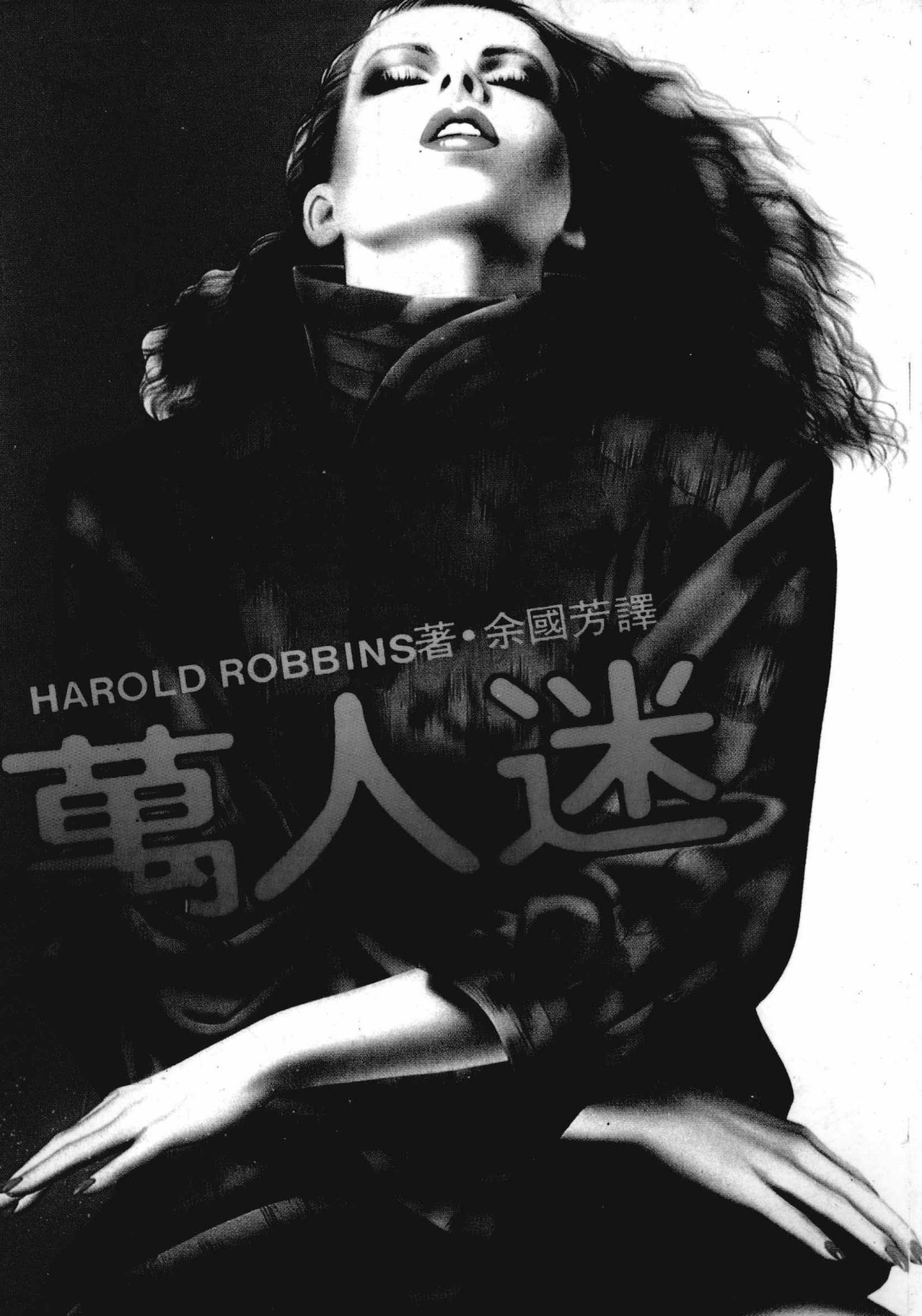
第 二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三 月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30元 港幣35元



HAROLD ROBBINS 著 · 余國芳 譯

萬人迷



HAROLD ROBBINS 著 · 余國芳 譯

萬人迷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主要人物表

康士坦丁·安德魯·泰波特 (Constantine Andrew Talbot)

——爲主奉獻一切的牧師，大家都直呼他『牧師』，或安德魯·泰波特博士。

喬·華盛頓 (Joe Washington)

——黑人，牧師的戰友、教友、朋友。

馬可斯·林肯 (Marcus Lincoln)

——蘭度傳播公司的總經理，對牧師幫助很大。

巧莉 (Charlie)

——牧師的女門徒，對牧師有敬有愛。

珍妮·陶森 (Jane Dawson)

——牧師的妻子，名流的女兒。

芭芭拉·宋 (Barbara Soong) 又名**碧菲麗·李 (Beverly Lee)**

——中國人，大幫會的女首腦，牧師的紅粉知己。

傑克·蘭度 (Jake Randle)

——財大勢衆的名流巨紳。

金·喜密 (Kim Hickox)

——擅施美人計的女歌手。

名家的推薦

皇冠當代名著精選

我有許多書，還有三個手足。

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。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，總是偷拿『當代名著精選』。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，可是還是防不勝防。

名作家／三毛

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『原野奇俠』時起，『皇冠』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數計，近六年三百種『精選』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。

名作家／彭中原

「皇冠」以放眼世界的視野，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，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，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。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，「皇冠」以敏銳的探觸，提供了最具「熱度」和「品質」的服務。

中廣節目主持人／楚雲

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，平均每年52本「當代名著精選」，內容雖是文學，作業卻像周刊，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。

時報周刊發行人／簡志信

日子，有時候，說老實話，有點單調！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，所以，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！

名作家／趙寧

「牧師！」嘶啞的喚聲響在濕悶的叢林中。

樹叢裏的一陣騷動，引得棲息的鳥兒齊飛上了高枝頭，終歸沉寂之後，傳來牧師低沉平穩的聲音：「你在哪裏？」

「這裏，坑洞裏。快，牧師，我傷得厲害得不得了啦。」

片刻不到，牧師的上半身就在小彈坑的邊緣出現。他朝下，對那一名受傷的黑人大兵點了點頭，彎下腰，毫無章法的摔進坑底，翻個身坐起來，臂上纏着的那塊紅十字綑帶，幾乎被污泥整個掩蔽。他卸下肩上的醫護包，擱在身旁。「傷在哪？」他打開包裹問。

黑人大兵一把抓住他的臂。「我快死了，牧師，」一副心驚胆戰的口吻。「你願意聽我敬告解嗎？」

「你瘋了，喬？」牧師抬起頭。「你不是天主教徒，我不是神父。」

「那又怎的？你反正是牧師嘛。」

「我不是。」

「大家都叫你牧師，」喬堅持到底。「我們全都知道你老是帶着一本聖經。」

「那並不表示什麼。」

「你是反戰份子，你從來不扛槍。你總歸是教徒就對了，否則他們絕不會輕易放過你。」

「我不贊成殺人，」牧師回得乾脆。「如此而已。」醫藥包已經打開。「說吧，傷在哪？」

「背後。最先痛得要命，現在好像全身麻痺。我知道自己快翹了，祇要一麻到心臟，馬上完蛋。我不管你是哪種牌照的牧師，你非聽我告解不可。我不想帶一身罪孽進地獄。」

「隨便你。不過總得先轉過身，我才看得見你的傷處。」

喬轉過身，他一動就唉。「上帝，好痛啊，」他喘着大氣。「對不起，牧師。脫口而出，由不得我自己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牧師低頭檢視傷口。喬的臀部血濕了一大片。他拿起剪刀，剪開喬的褲子。

喬開始咕噥。「噢，天父啊，請饒恕我的罪惡吧。我酗酒、詛咒、冒瀆祇的聖名。我在此承認曾在西貢和兩個姐妹胡搞——」

「可以住口了，」牧師忽然擡嘴。「你死不了的。」

喬回頭盯着他。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沒有人會因為屁股中彈而死。」牧師取了棉花棒蘸着碘酒，消毒傷口。

喬彈起來。「火燒啊。」

「別動，我要壓一塊紗布止血。」

「可不可以抽煙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我上衣口袋有兩根麻煙，拜託拿一根給我吧？」

牧師一言不發掀起口袋蓋，摸出一支給他。喬將麻煙抵緊在唇間，一手握着打火機；火光一閃，點着了。他大大的吸一口，舒舒服服的嘆一聲。「好多了。」

過一會，牧師覆好了止血紗布。「趴着，」他說。「我不希望你屁股上沾着一點泥。這裏隨時可能染上破傷風。我去召担架兵來抬你。」

喬支着肘，看他。「你人不錯，牧師。」他遞上麻煙。「來一口？上勁得很。」

牧師搖頭。「不必，謝了。」他收拾起醫護包。

現在，喬的口吻輕鬆自在。「你到底是什麼教的？」他好奇。

牧師看着他。「我母親是希臘正教，我父親是監理教。我的出生地，祇有一個教會，是一神教。」

「全都是反戰信徒？」

「不。那是我的信仰。基督說——」

喬放聲大笑。「我是浸信會養大的。你總不至於來對我說教吧？」

牧師瞪他半晌。「當然不。」

「他們會不會送我回家？」喬問他。

「很可能。」

「那倒不賴。一枚傷患紫心勳章，外帶屁股上的一槍，光榮回家鄉，對不對？」

「是不賴。」牧師拍攏了醫護包。

喬看着牧師站起身。「小心，牧師，頭低下，」他警告，「那些個越共鬼崽子摸黑都能看見。」喬的話才出口，悶哼似的一聲槍響就發了出來。一粒子彈不偏不倚的射進了牧師的手臂；打得他一轉，撲倒在地上。

他一動不動的躺過一會，痛苦的坐起來，看看鮮血已滲透衣袖。他向喬斜一眼，「說得好。」

他動手打開醫護包，再次取出剪刀，迅速剪開中彈的衣袖。血從手臂上面的彈孔裏噴出來。「你得幫我固定止血器。」

「沒問題，牧師。」喬爬過來，幫他固定好止血器。「牧師，真抱歉。」

牧師擠出一個笑。「這是上帝的旨意。」他暫停片刻，「現在我倒要來一口麻煙了。」

黑人大兵重新點上煙，遞給他，看着他吸了好幾口。「傷得很厲害？」

牧師看看他。「還好。至少我可以上飛機回老家了。」

喬瞪着眼。「事情大不妙。我的底下發麻。會不會傷到那啦？」

牧師哈哈大笑。「絕對不會。有你那麼大個屁股擋着，絕對不會。」他隨手把煙遞回去。

喬吸着，「你看他們多久會來接我們？」

「快了，他們知道我來這兒。」

「草地總教我想入非非，」喬說。「我想到那些女娃，就是剛才我做告解的那兩個。嘿，來勁了。」

「我早說了你沒事，」牧師笑着，奪過烟抽幾口，人靠着彈坑壁。「要心無雜念。我母親常說的一句話。」

他洗完浴，用毛巾拭乾，再把它攤在馬桶蓋上，坐下來，低頭仔細的翻弄自己的身體。很痛，他細細的抹上一層凡士林。手淫次數太多。每天都發誓絕不再犯下一次，可是到了第二天，照舊。

該做的他全試過了。用冷水，冰涼徹骨的冷水。可是祇要一抹肥皂，前功盡棄。自己還弄不清怎麼回事，那「勾當」就已經辦完了。結束之後的空虛懊惱連着羞愧，他低頭望着自己，他不要，他真的不要如此。緊接着的，是伴隨排尿同時而來的灼痛感，痛啊，痛得厲害。

一跨出浴缸，他的決心又堅定了。他很清楚，這份決心實現太難，就是在學校裡，看見女同學穿着又小又緊的運動服，他都會猛跑廁所。下午的時候，大夥在冰店喝可口可樂，那些女孩子搔首弄姿的晃兩下，他又得進一次廁所，甚至在座位上，就感